

江花

·浅草

A10

过年的新衣

■文/罗建利

平安夜去商场逛逛,收获是给女儿买了一件过年的衣服。第二天早上,妈妈问我:“你今年还买过年的新衣服吗?”我回答:“不买了,凑合吧。”说着,便想起以前过年的时候,总是会穿上一件新衣服。

那个时候,年前的某一天,一定是天气晴朗,爸爸妈妈不上班,我应该是寒假中,一家人热热闹闹上镇江,仿佛买衣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印象中最初买衣服的地点是大西路的第一百货大楼。现在它依然还在,只是已经很普通,灯光昏暗。但在那个时候,可是镇江最高档的商场,没有之一。记忆中,店里摆满了衣服,人也是很多,大家都在挑挑选选,我最后大概是买了一件蓝灰格子、白色花边领口的呢子大衣。还有一年买了一件粉色的棉袄,面料上有着隐隐的雪花,看上去相当美丽。现在女儿挑起自己的衣服也会选粉色的,带着花纹花边。记得那时,我的新衣服虽然买了,妈妈却一直收着,只在新年头上给我穿一下。农村泥土多,衣服容易脏,她没有太多的时间给我洗衣服。

后来城市不断变化,大西路不去了,中山路开始热闹起来,丹徒商厦比中百一店的大楼气派多了,每层卖不同类别的商品,男士的,女士的。楼上楼下,灯光明亮,每到买衣服的时候,人比平时都要多,大家脸上的笑容都很明朗,甚至可以看到手上拿着大把钞票的人,匆匆到收银台去。在这里,我买过一件红色的灯芯绒棉袄,胸口印着椰子树,抽绳束腰,买衣服的时候还搭配了一顶红色的呢帽。那时候我应该已经上初中了,大概是受电视影响,觉得红色的帽子很是洋气,缠着妈妈最终买下。那一年的大年初一,我就那么招摇地穿着我的红色灯芯绒棉袄,戴着红色的帽子去各家拜年。小伙伴们都觉得新奇,他们从来没

有想到还可以戴上红色的帽子,有的甚至把我的帽子要去自己戴着玩,我也很高兴地脱下来给她们。以现在的审美看起来,那可真是要多土气就多土气,但在那时,不这样想。

再后来,中山路越发热闹,我们的选择也更多了。可以去华联、商业城。给我买完衣服后,也不再急着回家,爸爸妈妈会逛到适合他们的柜台前,试试,看看。偶尔,妈妈也会买一件过年的新衣服。因为时间拉长,每年买衣服的同时也有了饱口福的机会,华联商厦中庭美食广场里桂花酒酿的香味是那么诱人。就这样想着,仿佛又飘到了面前。而商业城顶层的美食广场,就要看运气了,去的时机不巧是没有位子的。

也不是每年都有机会去镇江,爸爸妈妈总有实在抽不出空的时候。那时我会就近买过年的衣服,爸爸妈妈也会让别人帮

忙代买,无论如何总会给我一件新衣服。有一次,我在谏壁的供销社买过一件棉袄,依旧是红色,造型比较夸张,像个灯笼,而且带个帽子,上面一圈白色的毛。上了高中,有了自以为是的想法,个人觉得帽子可爱,整体造型特别,买到之后心情还是很好的。没想到年后得意洋洋地穿到学校,评价却不高,还被人说成大灯笼大南瓜。还有一次是大学时的寒假,在商业城买了一件豆沙色的呢子衣服,军大衣的风格,毛领子,穿上很是挺拔。回去上学还被同学借了穿着参加重要活动。

转眼之间,已成了我给女儿准备过年的新衣服了。时光流过,镌刻下满满的记忆痕迹,温馨,温暖。我也终于明白,每年过年的新衣,都是父母对孩子深深的爱,那种想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给孩子而自己可以一无所有的爱。



年想

■文/邵明远

羊年紧跟着那只欢快的马儿,在不知不觉间就来到了我们身边,如一团炽火,瞬间让整个冬天都热闹起来。

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,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,只要是华人,都要过年,只不过对每个人的意义却不一样。对安享晚年的老人们来说,过年时看到子孙快乐幸福,内心就会充满温暖。对肩负事业家庭的重担的大人们来说,过年是一次小憩,过去一年得失成败,都转化为新的一年希望。年对于孩子们来说,过年就是简单的两个字——快乐。

每到临近过年,我都充满了期待:会有多少压岁钱?多少好吃的?又会有多少时间可以和小朋友们一起玩?正如我现在心中的期待,像那只跳跃着跑过来的小羊一般欢快。

你有没有想过过年意味着什么?爸爸问我。

原来,我只顾着快乐,竟从没想过什么是年。每年春节,在我忙着快乐的时候,旧的一年已经悄然离去。所谓的辞旧迎新,所谓的年年岁岁,其实就是时间的流逝。时间改变着一切,包括人。它让你成长,让你快乐,也可以抛弃你,让你伤心。

记得小时候,跟着爸爸妈妈去苏北亲戚家过年。靠着洪泽湖,虽然天气挺冷的,但年味特别浓。亲戚家准备着很多年货,有一串串的香肠、风干的羊腿、腌制的鱼肉、自己磨的豆腐,特别是那大个的包子,感觉分外香。到了开饭的时候,摆开桌子,放上好酒,凉菜炒菜煮菜煲汤慢慢上,家人团团坐着,细细地喝酒开心地聊天,孩子们都想赶紧吃完出去放鞭炮,也不懂为什么大人们会谈得津津有味。爸爸说:“年”这个字最初的写法,就是上面一个禾,下面一个人。意思是个人扛着自己收获的庄稼。在古代,一个人扛着庄稼,最可能到哪里去啊?当然是回家啊。所以,过年就是把一年的收获带回家。现在,我们谈工作、家庭、健康,那都是过去一年的收获啊。”

是啊。如果让我想想过年意味着什么,我没有体验过那离乡游子过年回家的心情,也没体验父母养家整年的操劳,但我可以想想这一年我收获了什么。

快乐的小羊过来了。好吧,不管是刻苦地学习还是开心玩耍,不管是善待朋友还是尊敬长辈,不管是爱心捐款还是公益活动,再过一个半月,我一定带上自己丰硕的收获,和家人过个快乐的羊年。

谎言

■文/张冰滢

西风起,蟹肉肥,又是一年吃蟹时。华灯初上,她坐在饭店的水晶灯下,面前摆着精致的全套吃蟹工具,盘里是个头巨大的闸蟹,蟹脚上还系着“精品蟹王”的标签。她望着手里张牙舞爪的蟹,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幅画面,是幼时的她与妹妹,还有父亲一起吃蟹的场景。

蟹,对于小时家境不算富有的她来说是难得的美味。记得有次父亲的朋友给了父亲一只蟹,父亲不舍得吃,仔细地将螃蟹腿剥下,分给她们姐妹,再把蟹壳剥开,将鲜美的蟹黄挑出来分给她与妹妹。她吃得开心无比,无意中抬起头,看见父亲面前的螃蟹壳,突然想起父亲一点都没吃,心中一阵惭愧,

一下子抱住父亲,认真而又无比坚定地说:“爸爸,我长大了!一定给你买大螃蟹吃!”

那一整天,父亲都很开心,她的心里也暖洋洋的。

可是,随着时间流逝,她却渐渐淡忘了这句话。如今,她有了自己的工作与家庭,等她想起给父亲买螃蟹时,父亲却得了痛风,血压、血脂也都高了,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吃螃蟹了。

她的承诺,终究变成了一个美丽的谎言。

她的心里泛起浓浓的酸楚与愧疚,开始恨自己为什么不早些实现承诺。

回到家,她与父亲通电话。说起这事,父亲愣了愣,像孩子。电话那头,父亲甚至

绘声绘色地描绘起他买螃蟹的情景和螃蟹的美味。

她听着,笑了,笑着笑着,眼角却湿润了——

她知道,一向节俭的父亲一定会将她给的钱原封不动地为她存到银行,哪怕一分钱都不会舍得自己花。她也明白,其实父亲在乎的并不是螃蟹,而是她的孝心。就像父亲刚刚在电话中笑着说的,她小时无心的“谎言”给他带来了无限的快乐与欣慰。用她给的钱买了螃蟹,如今父亲编出的同样是一个美丽而善意的谎言。

原来,每一个善意的谎言背后,躲着的都是满满的爱与温馨,藏着的都是暖暖的呵护与体贴,蕴含着的都是沉甸甸的包容与理解。